

中西人文讲座

文明的垂顾

汪涌豪人文演讲录

汪涌豪 著

中西書局

中西人文讲座

文明的垂顾

汪涌豪人文演讲录

汪涌豪 著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垂顾：汪涌豪人文演讲录 / 汪涌豪著. —
上海：中西书局，2014.7
ISBN 978-7-5475-0699-8

I. ①文… II. ①汪… III. ①人文科学-演讲-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6820号



文明的垂顾：汪涌豪人文演讲录

汪涌豪 著

责任编辑 张安庆 赵明怡

助理编辑 鲁颖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张 12.25

版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75-0699-8 / C.014

定价 48.00元

序

葛剑雄

初次见到汪涌豪兄的名字是在报纸上，有一篇报道介绍他研究司空图的成果，属本校学术新星。后来从师弟王妙发处得知，涌豪是他的好友，增添了亲切感。再在报刊上见到他游学执教东瀛期间写的短篇，觉得他对日本人与日本文化观察入微，颇具新见。近年他先后出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和《复旦学报》主编，我们才在本专业以外有所交往。但就像复旦多年同仁间“淡如水”的关系一样，彼此并无太密切的过从，甚至从未深谈过一次。因此，当他将已定稿的《文明的垂顾：汪涌豪人文演讲录》交我索序时，虽觉盛意难违，心里却感突然。待看完目录，翻阅数篇后，我就感到应该写，乐意写，几乎立时形成腹稿。

涌豪兄的演讲涉及广阔的时空和丰富的内容——从上古、春秋至当代以至未来，从孔子、老庄、道教文化、侠文化、传统文化、世博会、莫言、当代文学、教育，到社会和谐、幸福观、人文关怀、城市文化、乡土意识、医学伦理，演讲的场合也包括国内各地和日本、德国、俄罗斯的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孔子学院、商学院、国际研讨会、公共论坛、MBA 课程、各大公司、出版社、医院，听众不限于学术界和大学，也包括党政官员、企业界、专业人士和社会各界。我

自然钦羡涌豪兄的博学多才,尽管我无缘感受他演讲的现场,却深信这些演讲的魅力,不过最感佩的还是他经世致用的精神和诗意垂顾的气度。

我一直认为,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士的区别不在学术水准或专业领域,而是对社会和公众的影响,是否具有公共性。作为知识分子,必须关注社会和公众,而不仅仅是自己的专业和学术领域。但知识分子的关注不同于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评论家、媒体人或一般公众,他们的基础是自己的学术见解和研究成果,并尽可能运用自己的学术专长,进行学理分析。即使是传播知识,普及原理,阐述观点,也应体现批判精神,讲究实事求是,切忌颂圣谀时。

我无意贬低纯粹的专业人士的作用,更尊重终身从事科学和学术的专家学者的贡献和人格。不能要求每个人在社会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历史本来就是众人合力创造的。如传播学术、普及知识、提升文明的工作也可以由另一部分专业人士利用科学和学术的成果来做,就像大多数教师是根据教材施教,不可能只教自己亲自研究出来的结果。但本来有条件或经过努力能够具备这些条件的人能够同样发挥这两方面或多方面的作用,其效果肯定更好。对某一方面的专业学者而言,知识分子的地位庶几近矣。

至于诗意垂顾,我只能心向往之,因自知力不足。而涌豪兄却能在文苑讲坛顾盼自如,游刃有余,显然是出于他的诗人气质和诗学积累,也离不开他的长期实践。正因为如此,我期待他的第二本演讲录,以体会更醇厚的诗意和更殷勤的垂顾。

2014年4月30日

目 录

序·····	葛剑雄	001
--------	-----	-----

第一辑

天人合一与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	003
孔子思想及其后世影响·····	029
老庄思想的文化智慧·····	045
侠文化识读·····	060
道教游仙文化的哲学智慧与当代价值·····	075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089
世界视野中的中国文化·····	105
转型中的中国文化及其对西方的回应·····	124
中国文化中的乡土意识与情怀·····	135
养志与乐生：中国人的幸福观·····	147
中国人的情感世界·····	156
东方中国的审美·····	179

第二辑

人文视野中的社会和谐·····	203
知识人的人文精神与关怀·····	231
城市文化的创造与营建·····	245
文化空间的拓展与想象力的养护·····	262
世博会与城市生活·····	270
社会治理中的人文维度·····	284
所谓治病救人：医者的人文关怀·····	298
出版人的知识视界与人文素养·····	311
教育的创新之路在哪里·····	321
文学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336
当今文学创作的精神生态·····	347
经典阅读在当下·····	363
后记·····	376

第一輯

天人合一与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

关于中国人最根本的文化精神是什么，有许多种说法。但自近代以来，人们大体确认，渊源于殷商时代的天人观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观念。天人关系以及建基于这种关系之上的天人合一学说，不仅提供了宇宙本体哲学，是传统文化最根本的力量活源，还影响了这种文化的发生发展，并直到今天依然维系着中国人对自身与世界的认知，孕育了传统文化的基因性质素，是中国文化最具铸塑力和涵盖力的独特气质之所在。正是有鉴于此，今天想和各位谈谈如何认识这种学说及其之于人类发展的当代启示问题。

中国人的一贯认知

先从易于了解的事象说起。譬如文学，各位都熟悉中国古代诗词，古人抒发一己情感时，常会拉自然景物作情绪的对应，甚至运用移情手法来表情达意，而纯然写景的作品通常得不到好评。中国文学，诗骚之后唐诗之前，还有汉赋，但人们都习惯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很少说到赋，为什么？就是因为它通篇只是写景，如写天子行猎，只描摹其排场仪仗，为此还刻意调动许多冷词

僻字，而很少顾及情致。

那么唐诗宋词为什么能感激人心、传诵人口呢？大家自小就知道，是因为它们多能即景生情，寓情于景，然后又能做到情景交融，对不对？如果当中还有人能做到情生景外，即在景致的摹状外，余波荡漾出一种搜罗不尽、道说不明的感情，那就是上上之作。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即景生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情生景外”这十六个字，可以概括中国人对诗词乃至一切文学创作的一般要求。

用古人的表达，则远在六朝，刘勰《文心雕龙》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近到清初，王夫之《唐诗评选》称“景中生情，情中会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将两者间的微妙关系也道说得历历分明。这两位大家都熟悉。还有一位清代诗学批评家叫吴乔，写过一本《围炉诗话》，其中有“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云云，则又足见“移情说”绝非西人的创造，在审美体验与判断上，东西方是相通的。

与此相联系，中国古人创造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这个大家也耳熟能详。这里的“赋”指铺陈，汉赋几乎就用此法。“比”指比方，用此物比彼物。还有“兴”，稍稍复杂些，指先言一物，以引起所咏之物。譬如汉代《古诗十九首》中有一首《青青河畔草》：“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在用兴，是说人的事情前，有意识地先说物。诗中的女子因嫁了一个经常在外游逛的浪荡子，倍感闺中寂寞。所谓“河畔草”与“园中柳”，既是这个女子亲眼所见，也是象征。各位知道，在古代，青草和杨柳这两种意象都与离别有关。诗人要点出的正是这个楼上女此时的情怀，正与相思和闺怨有关这个事实。

所以这里以草、柳起兴,与其说是为楼上女提供一种现实的活动背景,不如说是为其提供了一种心理活动背景更确切些。此外,我们还要指出,可能她登楼时所见,真的有草有柳。但如果没有,中国的诗人仍可以想象它有。

为什么?这里要提请各位注意,诗词歌赋,乃至中国古代其他体类的作品,所比所兴之物都不是抽象的义理,而是具体可感的自然风物。为什么?这难道从纯技巧的角度可以说清楚的吗?

还有一点也可一说,就是古人在创作中还非常注意把人和自然、主观和客观的界限彻底消除,拆毁其间任何的过渡,直接将两者衔接起来。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汉武帝曾写过一首《落叶哀蝉曲》:“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很大的房子,因没人住而显得冷清,一片木叶飘落,耷拉在门锁上,像极了一幅静物画。此诗前四句写景,“罗袂”、“玉墀”云云,暗示房子很豪华,或旧日的主人很漂亮。后两句述情,感叹无缘再见,因此不免怅然。但前后两部分之间没有任何的过渡与衔接。

格雷厄姆(A. C. Graham)是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一生著作丰富,翻译过诗赋及晚唐诗,研究过骚体的韵律与近体的平仄。在《中国诗的翻译》中,他介绍了西方对这首诗的四种译法。有意思的是,各家对前后两部分的翻译都很准确,但对写景到述情之间的过渡则无一例外把握欠佳。以后,庞德的“改写”为突出诗歌的意象性,更索性删去了后两句,也即滤去了原诗的情感色彩。这又是为什么?

美国汉学家高友工和梅祖麟在《唐诗的魅力》一书中就此说道:“一个中国读者,能够在秋风落叶面前不感到悲凉的情绪吗?事实上,对于一个中国读者,把秋风落叶和悲凉情绪分开只是一种

逻辑的可能，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但要让西方的读者明白这两者间的联系就非常困难。虽说早先有歌德这样的伟人，眼光超迈一时，称中国人是与自然生活在一起的民族，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可经常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上唱个不停，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总是月白风清。之后，又有美国现代派诗人加里·斯奈德这样的才士，称中国诗人眼中的大自然不是荒山野岭，而是人的卜居之所。在那里，不仅可以冥思，也可以种菜，可以与孩子游玩，与朋友饮酒。但绝大多数西方人根本不了解，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自然和人之间居然存在这样默契的关系，有这种微妙的共感。

由此，对中国人常把自然当人看，并用第二人称来称呼，如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所指出的，自杜甫开始，常给草木虫鱼等物赋以亲切生动的称呼，如卢仝“摩挲青莓苔，莫嗔惊着汝”，王安石“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西方人也不可能理解。还有，古人常常赋予自然以人一样的生命，故宋代王质的《山行即事》称“浮云在空碧，往来议阴晴”，林希逸的《秋日凤凰台即事》称“断云归去商量雨，黄叶飞来问讯秋”，甚至许多诗人还常常用“无语”、“无言”这样的词汇来指说自然，如王禹偁有“数峰无语立斜阳”，龚自珍有“此山不语看中原”，作者似乎在暗示人，它原本是能言语，好表达的，只是现在别有怀抱，或者心有郁忿，不想说了。但其实，一切自然物，哪里会言语？对这一点，西方人也不能理解。

凡此种种，在你自然可视为是一种高明的修辞。其实不仅仅是如此，它的背后有文化传统的作用。倘将其说得确切，它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对自然所怀持的一种特有的立场，即中国人认为自然与人是同一的东西，彼此密切相关，自然中蕴含着人最根本的道理，所以揽其入诗，非常正常。

西方诗歌也有类似的表现手法,只是常用抽象义理来比兴,显得很理性,有时可称深刻,也能增你思考,但一思考,感动你的东西也就流失了。这是一个显然的区别。这种区别从哪里来?细审之,正基于中西方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

受哲学和科学史观的影响,西人常把自然看作是与人对立的东西,所以在他们那里,自然更多是科学的对象,让人思考与探索;有时又是体育的对象,让人征服和挑战,由此,那里能产生伟大的科学家和地质学家,优秀的登山运动员和探险家,到今天还是如此。但在中国人看来,自然是有生命的,生生不息,新新相续,人的生命不过是自然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将自然作为诗与艺术的对象,由此,几千年来,诞生了无数伟大的诗人和山水画家。

林语堂是各位熟悉的,特别是在座来自台湾的朋友。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林语堂曾以俏皮但不乏诗意的语言,说及中国人的性情与气性,“吾们不喜欢在球场上奔驰突骤以争逐一个皮球,吾们都喜欢闲步柳堤之上,与鸣鸟游鱼为伴,吾们实在并无探险北极或测量喜马拉雅山的野心,当欧美人干这些事业,吾们将发问,吾们干这些事情为的是是什么,是不是到南极去享受快乐生活么?”他的意思正是说,对于自然,中国人从不视为异己,所以也不好探究与争逐,相反,乐意置身其中,融为一体,这也就是他接着所说的“吾们今朝有酒今朝醉,眼底有花莫掉头”的真意。宗白华先生在《美学与意境》一文中,将此意解说得更清楚,“因为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

今天各位都知道德国汉学家顾彬了,对他称中国当代文学为垃圾印象都很深刻。其实他研究古典文学出身,也兼及古代哲学

与文化。在《中国人喜欢散步吗》一文中，他曾说中国人和德国人、西方人不一样，后者喜欢散步，喜欢置身于公共空间，培养同情，商量政治，由此造成公民社会。相对而言，中国人就不怎么喜欢户外运动，最有条件做户外运动的富人都造起大园子，在假山假水里俯仰自得，偶尔出去，还要坐轿坐滑竿。他的文章多少道出了中西方对待自然的不同态度，但其实有些片面，还不够准确。因为中国人一方面确实如日本学者小尾郊一所说，是“只有在自然中才有安居之地，只有在自然中才存在着真正的美”，另一方面，中国人重视的只是个人对大自然欣欣生意的体会，即使这种自然是拟设出的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中国人绝不外视自然，在自然中做非自然的事。

相比之下，西方人常常面对自然行非自然之事，甚至因人事而废自然。苏格拉底某次与斐德若散步，走到雅典城外一处河湾，大叹景色美好。后者不解地问他为何像远道而来的观光客，“难道你从没有出过城？”他答道：“确实如此，我亲爱的朋友，因为我是一个好学的人，而田园草木不能让我学到什么，能让我学到一些东西的是城邦里的人。”他一生的努力，就是想把希腊人投向天地的视线拉回到人间。再联想到西方，自然作为独立的表现主题，到18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中才开始出现，而西方山水画诞生的时间也晚于宗教画与人物画，一直到19世纪法国巴比松画派和印象派出现后才成为一独立的画种，不能不说其间的区别很明显。

也正因为如此，在西方人的意识中，会以为自然本身无生命，不能自足，需待人心智投入才活跃起来。所以其作诗，常常好作抽象的概念缕述，好用分析性的语言，将外物和人的内心世界连接起来。自然本来是外在的，它怎么会被我引入到诗境中的？怎么会让我看了以后引起感动？我要把这个过程告诉你，这是很合乎逻辑的想法。

中国人则不这样,他始终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认定自然本身有生命,人的生命不过是自然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其写自己,从不忘拉上自然,并特别注意减少人为的干预,让这个自然自由生发,自在表现。其实,这个自然由诗人引入,不可能不是你干预的结果,但尽管如此,他总不忘告诫自己尽量退居幕后,不以主观情绪或者知性逻辑去宰制掌控,去扰乱自然景物自身的生长与变化。叶维廉在谈中西山水美感意识的形成时,对此有很好的阐发,各位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

也所以西方有“距离”说,讨论审美活动中,主体如何与对象保持距离,并以此为审美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这里的距离不是时空意义上的,而是心理的距离,即“经验的特殊心理态度和看法”。它通过把对象所产生的感受和一个人的自我分离得到。他们认为只有有距离的快感才是审美快感,没有距离,必易生功利,易有利害关系,就不纯粹了。

中国人视自己为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不讲这个距离,事实上也很难做到保持距离。有首佚名诗叫《舟还长沙》,经常被研究美学的人用来说明中国人也有“距离说”。“侬家住在两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今日忽从江上过,始知家在图画中。”我们一听就知道,它讲的是空间距离。因为在中国人,不认为自己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真正的距离,也许从空间讲有,但心理上绝对没有。如果各位再读读以下的诗句,如宋人陈与义的“新诗满眼不能裁”,“忽有好诗生眼底”,或陆游的“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华岳的“望中醉眼昏欲花,误作闲窗小横轴”,包括苏东坡的“春江有佳词”,就更明白了。这些诗人都直接将自然视作诗,直接将自我融入自然当中,进而将自然奉为最高的诗,将诗能臻于自然,视为诗人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这背后是一种怎样的传统在起作用?

天的哲学解读与古代中国人的天人观

中国人就是这样，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特别有体悟，不仅精于对其间默契关系与微妙共感的领会，还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独特的天人观与天人合一思想。如我们一上来所说，这个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哲学乃至文化的核心，甚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气质。所以，说到这里，我们要对这种传统，也即中国人的天人观作一简要的梳理。

梳理的难点主要在“天”这个观念上，所以先说“天”。依古人的解说，它的含义复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撮其要，将其分为“物质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五类。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将其分为“天地之天”、“天然之天”、“皇天之天”、“天命之天”、“天道之天”和“天理之天”等六类。综合诸家所论，可知大抵是依“神灵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三个层次展开的。当然，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人的理解或有交互，混合三者一滚论之的常可见到。如朱熹就说：“天固是理，然苍苍者亦是天，在上面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随他所说。今既曰视德，即又如何会视听？虽说不同，又都只是一个。知其同，不妨其为异；知其异，不害其为同。”但大抵说来，存在着上述三类区别。

所谓“神灵之天”，包括天命之天、皇天之天和主宰之天，集中体现在殷商时代初民的认识里。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与自然处在对立地位，由这种异己的对立造成的对自然的敬畏与恐惧，催生了“上帝”观念。至周朝，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伴随而来的社会变革的兴起，这种为统治者独断、唯酋长与巫师可通，且